



当美女变成

Dangmei mei bian cheng mei nong nu



丑女

《下部》

入眼迷花 著

锣鼓喧天吹吹打打，大红花轿十六人高抬，长长的仪仗队后跟着七十二抬嫁妆，然后便是一百个西门世家的死忠护卫。花轿穿过人山人海的街道，一步步走向我未来的命运。我仰起头，笔直走向花轿。沿路的一双双眼睛满含着真挚的情感，有人抽了路边的茶蘼向我抛洒，红艳似火的花絮落下犹如天女散花，我一步步踩着红毡走向前。开到茶蘼花事了，我蓦然无法掌握命运，可运却是我一手创造！



万卷出版公司

© 入眼迷花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美女变成丑女 / 入眼迷花著.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9.1

ISBN 978-7-80759-629-5

I. 当… II. 入…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201241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67mm×234mm

字 数: 160千字

印 张: 16

出版时间: 2009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赵鹤鹏

特约编辑: 屈 柳 张晓洲

装帧设计: 雷 鸿 金 鑫

ISBN 978-7-80759-629-5

定 价: 48.00元 (全二册)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454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mail.lnpgc.com.cn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跋涉千山万水，
只为重新遇见你；
纵使身陷炼狱，
也不愿意失去你。



第一章 豪门血案 PAGE 005



第二章 兄弟阋墙 PAGE 025



第三章 丁丁小妖的游戏 PAGE 043



第四章 恶魔的条件 PAGE 065



第五章 多情却被无情恼 PAGE 087



第六章 满园春色关不住 PAGE 107





第七章 新年之夜，如言之师 PAGE 133

第八章 山雨欲来 PAGE 157

第九章 煮豆燃豆其 PAGE 181

第十章 西门家族的梦魇 PAGE 203

第十一章 复仇是一场死亡的盛宴 PAGE 219

第十二章 华丽的谢幕 PAGE 237

尾声 PAGE 253

Contents

Ruyanmihua works



第一章



你会再投胎到我身边来吗？
希望这漫长的一世中我能盼到你，
即使只是转身的一瞬擦肩而过，
也请你让我知道你活着。





我在房内来回踱步，越走越快，烦躁得恨不得能把身边的东西砸个精光。我不停地深呼吸，竭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西门岑突然向我揭开西门家的传承秘密究竟有什么用意？

他的一番表白让我突然醒悟到之前的盘算都想岔了道，但好在现在发现还不算晚，改弦易帜还来得及。

我想和张之栋商量一下下一步的对策，刚想叫他，突然想起这边没有安排丫鬟，真是晕了。

其实，从我在演艺圈开始，就一直不习惯身边有人，现在就算改变了生活环境也没能改变这个习性。但今非昔比，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我竟然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我气呼呼地往床上一躺，用力猛了些，带动了锦帐。清脆的铃铛声响了起来，我一怔，不由骂自己猪头——以前在丁家住的屋子小，根本用不着唤人铃之类的麻烦东西，可这里是大得和古墓有得一拼的西门氏地盘，怎么可能没有呢？

我伸手扯扯拉绳，唤来丫鬟去传张之栋。

在等张之栋过来的这段时间，我静下心来消化今天得到的消息。

以前我一直纳闷西门岑为什么要这么做，整件事他出头最多，但根本对他没什么好处。我还一度怀疑西门岑对西门纳雪有非分之念，否则怎么会为了他轻言牺牲呢？眼下，我不由摇头苦笑，真是错得离谱。

今天听了西门岑的故事后，很多事都解释得通了。

西门纳雪身体不佳，又无子嗣，西门岑身为代家主，有责任和义务想办法让西门纳雪早日为家族留下后嗣，以防不测。所以他才会那么热心地让我成为西门长夫人。而且，只要我有了儿子，就算我再恨这个家族，再恨丈夫，也不可能恨自己十月怀胎掉下的血肉。俗话说“虎毒不食子”，为了儿子的利益，我便会继续为西门家族卖命。至于到时我会不会报复西门纳雪，甚至害死他，就已经不是重要问题了。只要西门岑手里掌握着我的儿子，

他就稳操胜券。

张之栋来得不算晚，但一来一回也有些时候了。我一见到他，劈头就道：“回去收拾下行李，这儿空屋子多得很，你自己去挑一间离我近的住下。”

“那西门纳雪这儿……”他犹豫了一下，讷讷地开口道。

“这么大的屋子，碍不着他什么。你又不是那些不知道分寸的家伙，他也没必要驳我面子。”我一挥手，这事就这么定了。说心里话，自从来到祁风堡后，没有张之栋做事还真的挺不方便。

“小姐急着找我来，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吗？”

我原原本本地把故事讲给张之栋听。

他听完后的反应比我好，并没有显得很惊诧。

这倒让我小小地惊讶了一把，我能接受这个玄幻故事是因为我是现代穿越灵魂，怎么张之栋接受起来也毫不困难呢？

张之栋想了想，开口问我：“小姐是摸不透西门岑的态度吧？”

“我左思右想得出的结论就是，目前西门家急着借我的肚子留下后代。但又觉得还有些事我没想到，就找你来商量下。”

“我倒觉得小姐想得甚有道理。西门纳雪的身体孱弱，换我是西门岑也得赶紧想法让他留下后代，以防万一。”

我总觉得其中另有玄机，摇头道：“你别忘了，有乱命的女子一共有三人，西门纳雪却偏偏指定了我。”若只是为了生子，他们何必费这番周折，又不是只有我是女人。

“也许是西门纳雪爱上了你？”这话一说出口，连张之栋自己都觉得不可能，大笑起来。

我狠狠白他一眼：“你不说话，我不会当你是哑巴。”

调侃归调侃，如果说西门纳雪的指定是个谜，那么西门岑的意图就更加扑朔迷离。

他会赞同西门纳雪的想法并且不遗余力地策划和执行，必然是因为我的身上有着更符合西门家族利益的东西。

但我到底有什么东西是值得他们杀人放火不顾一切的呢？

有钱？

我拎起桌上的一个茶杯，倒扣着推开。不可能，卖彩票的钱再多再好赚，对西门家族来说也不过是九牛一毛，何况另外两个女子的身家比我只多不少。

有貌？

那就更是笑话了，就算我把整个洛安城的百姓都成功洗脑，我也没这个本事洗得了千里之外的西门氏诸人。我再次扣下一个茶杯，推开。

有头脑？

更不可能。别看西门岑对我东测西测，似乎对我的心计极为满意，但依我看来，他满意的只是我生存的智慧，至于我能不能钱生钱利滚利他根本不在乎。我又一次扣下一个茶杯，欲待推开，又沉吟着按住。

生存？

莫非西门家族也面临着生存方面的危机？

正琢磨间，张之栋却又想起一件事：“西门岑为什么要舍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爵禄？按说他的官方身份更有威慑力，丁家也会更忌惮，求婚岂不方便得多？”

我摆摆手不同意他的看法：“这你就想错了。以他和当今圣上的关系，他想复官是随时随刻的事，更何况他做出辞官一事是基于他兄弟是威武将军掌管军权的事实上。”是个官便不能不买威武将军的面子，他辞了也等于没有辞。我能想到这点，丁家老夫人不会想不到。

“那么小姐的意思是——”

我皱眉，西门岑这只老狐狸太狡猾，把自己藏得太好，让人根本看不到他的尾巴。“他辞官必然还有更深层的缘由，我觉得那才是足以动摇西门家族根基的原因。我们不要把他辞官一事强套到我这件事上来，这会是个误区。”

张之栋手抚下巴沉思了一会儿，道：“那么这个原因我们可以暂且不去考虑。西门岑再能掩饰，也架不住时间和有心人的暗自探究。我们不妨先推测下，西门岑在这件事上会得到什么实际利益。”

利益嘛，除了我刚刚猜想的那些，应该也会涉及权势之争。

西门家族的产业庞大到即使连神仙也要动心的地步，西门岑只是一介凡人，凭什么

他会不动心？我才不信世上有无私到自我奉献的人，如果这个人是西门岑，我更是一百个一千个不相信。

“可是小姐，他是高官，在朝廷中一言九鼎，富贵荣华全都有了，又何苦恋栈西门家族一介小局？”张之栋不解。

张之栋不理解一把手和二把手的区别，其实一位之差就是天差地远。“所谓宁为鸡头不为凤尾。像他这样的人，就算是站到了金殿庙堂之上，依然是觉得委屈的，他天生就有号令天下的气质。”我起身取出西门岑送我的字幅，给张之栋看。

字如其人，观字便如观人，西门岑的得意之作便是他个性的最好体现。

“如何？”

“我不太懂字。只是觉得这字写得苍浑雄劲，力透纸背，确实是好字。”张之栋上上下下仔细地观看揣摩。

我伸指点于字上，笑着道：“你不觉得这字写得太过棱角，与字意大不匹配？”

张之栋一点就通，闻言立即道：“他忍得太辛苦，以至于笔力过了？”

“不错。”我赞许地点头，“这字写得凌云乘风，大有‘满腔凌云志，一把青风起’之势。但那刀上一点有些涩意，可见他忍得并不心甘情愿。”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是不知道我在他的算计中占了多重的分量。

如果能撇开当事人的身份，西门岑这个人的处事计谋我还是颇为欣赏的。这个人不能投生于皇家，身登九五，真是可惜了。

“现在我猜不透的反而是西门纳雪，不知我有什么魅力，竟能获得他的垂青？”听西门岑说，是他亲自指定我的，而且他们是用很不光彩的手段逼我嫁过来的，几乎可以说得上是强抢。我既非绝色美人，也非权贵嫡出，要我犹如娶根野草，并不能得到多大实惠。我身上究竟有什么东西是他们急需的呢？

西门纳雪比之西门岑更难懂，一个残疾冷漠的少年，一个清俊无俦的男人，一个可以一眼洞察人心的灵能者，一个也许是祖先转世的历劫者。他会想些什么，他需要的是什么？

还没有等我想明白，门突然被敲响，一长两短，颇有节奏。

我和张之栋对视一眼，异口同声轻呼：“西门笑！”

我扬声向门外道：“进来！”

进来的果然是西门笑。他居然又是一脸死人相，木木地道：“丁丁，纳雪请你过去。”

我无力地叹息，一看到他这种表情，我就什么话都不想说了，起身掸掸衣裳，跟着西门笑过去。

“西门大少爷，有何吩咐？”拢拢发髻，我笑得风情万种。

他皱皱眉，冷冷地道：“阿觞要回来了。你这个新上任的长夫人要为他接风洗尘。”

西门觞？这个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不晓得是何方神圣，竟然劳动西门纳雪亲自出面，要我为他办洗尘酒。

“听说他善酿酒，所出的都是皇上指定的贡酒。”我说道，这是我对西门觞唯一的了解了。贡酒“笑春风”名动八乡，只可惜是皇家专供，等闲人根本无缘一尝。我也是以前在丁府时，逢着淑妃赐酒给家人，才有幸品尝了一杯。那酒甘冽清甜，口感绵软，的确是好滋味，就连我这个不爱饮酒的人都想再尝一口。

“不错。他是专为拜见你而来，你要替我招呼好。”西门纳雪的语调没有一丝温度，一点也听不出西门觞是他重视的兄弟。

“好，定不负君所托。”我弯腰盈盈一福，嘴角漾起标准的贵夫人式微笑。



西门世家的办事效率真不是盖的，一声吩咐下去，到傍晚时分，酒宴就已准备得妥妥帖帖。

宴会地点在天心阁，那是堡内的主建筑，里面被划分成了好几个大厅。当日，我的婚礼便是在天心阁那个巨大得可以称为辽阔的主厅中办的。不过这次是家宴，在那个地方实在太夸张了，恐怕就连彼此说话也只能用喊的，所以开在了偏厅，只请了家中的兄弟姐妹们。

西门家族全员到齐，只除了三个人：西门纳雪、西门苍、西门笑。

西门纳雪有恙在身，西门苍幽居小院，这两人不到都情有可原，可西门笑却没什么理由，





怎么也没到场？

以我这几天的观察，西门纳雪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还留他在身边伺候的。

我奇怪地四处张望了下，确实没有看到那个笑面虎仔的影子。

而今晚的主客西门觴也大牌得很，直到现在也未曾现身。

我冷笑，这算什么意思？是要给我来个下马威吗？

我挥手叫过总管，让他去请西门觴。

总管恭敬地回禀：“夫人，八爷在大爷那请安，一会儿便会过来。”

好啊，他分明是故意让我等。我淡淡笑道：“既然是在纳雪那儿，那我们便不等了。”

“夫人？”总管愕然抬头。

我清清嗓子，对着满座的宾客道：“八爷在外面辛苦多日，和纳雪有些话要交待。大家都饿了，都是一家人，也不用遵什么虚礼了。这就先开席吧！”

大家皆愕然。

总管愣愣地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斜眼望向他：“不可以吗？”

西门岑叱道：“没听到夫人的吩咐？还傻愣着做什么？”

总管如梦初醒，连忙飞也似的奔去忙了。

哼，想给我来个下马威？那我便反将一军，趁此机会立威。

透过满厅摇曳不定的烛火，我的视线与西门岑相撞。他朝我举杯，我向他回礼，两人相视一笑。

他的想法我明白，我的思虑相信他也完全了解。这世上能理解我的人太少，有时候我真的会有些遗憾，若这人是我的朋友而不是仇人，那该有多好。

只可惜，如言的死抹杀了一切可能。

西门岑有意助我立威，我知道在我没有完全实现他的愿望前，只要不是太过分的要求都会得到他的支持。

正如当年的丁家老夫人，对我可以说是千依百顺，礼遇有加，但是一旦触到了她的底线，她就会立刻翻脸不认人。当日她要把我突击出嫁，便是因为我的存在让丁维凌的态度暧昧，这是她绝对无法容忍的。

西门岑的底限是什么呢？我很有兴趣探一探。不过目前还不是时候，对这个人，还没琢磨透就盲目探底，就像是在高空走钢丝，一不小心就会摔个粉身碎骨。我可不是个鲁莽的人。

酒菜流水般端上。

纯金的盘子、珐琅的碗盏、镶了翡翠的银筷，不多时便摆满了整个大厅，一场普通的家宴已是奢华万端，一出场便先声夺人。

仆人在每个人面前都放了一盆柠檬水，手持巾帕候在身后，只待我伸手开菜。

我挽袖，伸手入盆，一声高亢尖锐的呼声不期而至。

“八爷到——”拖长了的音调似是故意拔高般，很是刺耳。

一个身着黑色绸衣的青年大踏步走进来，满头黑发随意在脑后束起，行动间，散落的发丝随风飘扬，自有一股潇洒不羁的味道。黑衣青年走到厅口，傲然立定，睥睨而视。他的容貌远远称不上英俊，却别有吸引人的地方，就好像是一个发光体，只要往前一站，便能吸引满厅的视线。

他的视线不偏不倚，正落在我停在半空的手上，嘴角浮起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笑意，让我觉得特别刺眼。他一扬眉，我以为他会说什么，他却什么也没说。

我自然地收回手，微仰起头，好似全然不觉有什么尴尬一般，绽开灿烂的笑颜：“来得正是时候，八爷，请坐！”视线顺带扫过尾随他一起进来的正欲溜走的大总管西门英，西门英下意识地瑟缩了一下。

西门觥从鼻中重重哼了一声：“我不喜欢你这样的笑容，太虚伪！”

我的笑容猛然僵住。太习惯了勾心斗角的说话方式，突然被人直接将了一把，竟然一时反应不过来。虽然他说得一点也没有错，我笑得越灿烂便越虚伪。这一点如言也曾多次提过。

一室寂然，仆人们更是连呼吸也变得小心翼翼，生怕惊起一片灰尘。

“老八，不可放肆！”西门岑只好出面打破满室静寂，端起大家长的架子，教训这个久未见面的兄弟。

“老二，你也别装腔作势，咱们兄弟多年，谁还不知道谁呢？”他对西门岑更是没有

好声气。只见他凌厉的视线绕厅一周，在每个人的身上都驻留了一会儿，“我知道你们谁都不想见我，我也不乐意见你们。少给我他妈的假惺惺了。”

我不由笑了。

这事实在太有趣了，我从不知道大家族里竟然有人可以这样恣意妄为地生活。这个西门觞真是有个性，一出场便得罪了所有人。

我暗地里观察大家的反应，西门岑心思如海，完全看不出变化；西门风本来就是个阴死鬼，自然没有表情；西门冷一脸的事不关己；西门嘉面露惋惜；西门岚却已经勃然作色。如果西门纳雪和西门笑在场会有什么表情呢？不，如果西门纳雪在场，西门觞一定不会这么放肆，这是我的直觉。至于西门笑，这个没长几根毛的家伙可以直接忽略了，他对西门觞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力。

西门觞大步流星地走到我面前，居高临下地望向我：“你就是这帮家伙千挑万选的新娘子？”

我从容地笑笑：“我就是。”

西门觞不屑地道：“怎么长得这么丑！”

我的笑容有一瞬间的僵硬。

说我长得丑？不知道多少年前，温如柳就是因为这句话和我结下了不解之仇。现在的我虽然不至于再像小时候那般幼稚，但对一直立志于改写美女标准的我来说，依然是个不小的打击。

我眯起眼，看也不看他，淡淡地道：“很不幸，我就是西门纳雪花费无数心血千挑万选的新娘子。”我调整下了姿势，既然他个子远远超过我，我也懒得站起来，不如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些。

他的脸色一刹那间变黑了：“你胡说！”

“是不是胡说你可以自己去问纳雪。”我敏锐地发现，只是一个人名的转换，却让这个傲慢的青年如此不安。

“老八，你胡闹够了没？”西门岑沉下脸来，面色已经很不好看。

“什么是胡闹？你们做这件事的时候有没有和我商量过？你们眼中有我吗？”西门觞愤

怒地质问。

西门岚已经忍不住跳起来：“老八你若是非要撕破脸，走，我们先去打一场。”

西门觴冷冷瞥他：“走狗滚开，我只和人说话。”

西门岚暴怒，脸上青筋尽绽，扬手甩出手中酒杯，踢开椅子。

“老九，你想做什么？”西门岑一声断喝，用力一拍桌子。与此同时，西门风身影一晃，手一抄，已经接住了即将砸在地上的酒杯，扶正了歪倒的椅子。

我摇头叹息，这张桌子即使是紫檀木的，也经不起西门岑这含怒一拍，只怕如今已经七翘八裂，支撑不了多久了。真是可惜了这么好的一张桌子。

西门岚梗着脖子，面孔涨得血红，说不出话来。可怜的家伙，我不禁摇头。自从认识他以来，从没见过他如此有失风度过，这个西门觴果然是毒舌派掌门人，功力精深。

西门嘉推席而起，走到西门觴面前，拉住他的手，柔声劝道：“老八，你长大了，可不能再那么孩子气了。”

“七姐，我没有。”他居然有些委屈地低叫。

我听他唤西门嘉七姐，这是他进来以后，唯一使用的带有尊敬意味的称呼。

“还说没有？丁丁是大家一致选择的最合适西门家族的主母，她也是纳雪亲自选择的。没有纳雪首肯，谁能有这个本事让她进门？”西门嘉低声责备他。

西门觴的脸色在辉煌的灯火下清清楚楚地一变再变，真是藏不住心思的孩子，一点没学会大家族里的勾心斗角和阴谋诡计。

“好了，玩笑都开够了。”我清清嗓子，出面收拾残局。

我以比西门觴更锐利的视线迫向他，一字字道：“今天是接风家宴，是纳雪为兄弟准备的一点心意。”我特地在纳雪这个词上加上重音，就不信搬出西门纳雪这尊大佛，还会镇不住这只脾气乖张的小豹子。

果然，西门觴闷着头不再做声。

西门嘉轻轻扯他，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西门岚也重重坐回自己的位子，一场风波消弥于无形，只是我们心里都清楚，这仅仅是开始。

我满意地望着大家，大声道：“各位兄长姐姐，请用餐。”说完，伸手入盆洗净。我身



后的仆人似也出了一口气，以超快的速度递上巾帕。众人纷纷净手，仆从们如逢大赦，一溜烟地端盆撤走。

这顿饭还没有开吃，就已经高潮迭起。若不是我必须要为身下的这个位子负责，我真想继续看热闹。西门觴，绝对是个天才的问题少年。

宴席草草散了。即使满桌珍馐，任谁也没有心思多吃。看着满桌几乎没动筷的菜肴，我唤过西门英：“英总管，去提些酒来，与这些菜一起分赏给下人们，请大家一起吃八爷的接风宴。”

西门英有些意外，显然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规矩，不过他还是答应了。他这种老狐狸，一眼就能瞄出大家对我的态度，自从接到西门岑发出的信号后，对我就恭敬得多了。

我知道西门家族也和丁家一样，不会关心仆佣的福利，以往我在丁家能生活得如鱼得水，除了老夫人和丁维凌的宠溺，和仆人们死心踏地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而这桌菜，便是我收买西门家族下层人心的第一步。

善后事宜处理完，我举步踏出天心阁，张之栋在外面迎我。我苦笑道：“你都听到了？”

“小姐应付得很不错。”他夸我。

我叹了一口气，西门家族的人物关系比之丁府更加复杂，我只是在局中待了几天，便已身心俱疲：“西门觴往哪走了？”

“看方向是回自己住所了。看起来他心情极差。”

“你去盯着他，他今天的表现很有意思。”我对这个西门老八极有兴趣，大家族中第一个死的往往是最有个性的人，而这个西门觴大大方方地得罪了那么多人，居然还能活到这把年纪，究竟是他命太硬还是有我所不知的隐情呢？

“那小姐你呢？”张之栋有些担心我。

“我想去陪陪如言。”

“小姐，那儿寒气重，还是少去为佳，你要保重身体啊！”

我不答，重重地吐出胸口的浊气，转身而行。

“小姐！”走出几丈远，张之栋突然叫住我。

“什么事？”我回头。